



《玛纳斯》 史诗歌手研究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民族出版社
THE ETHNIC PUBLISHING HOUSE





《玛纳斯》 史诗歌手研究

阿地里·居玛吐尔地

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玛纳斯》史诗歌手研究/阿地里·居玛吐尔地著.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6. 11

ISBN 7—105—08008—6

I. 玛... II. 阿... III. ①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文学研究—中国
②柯尔克孜族—英雄史诗—中国—歌唱法 IV. ①I207.22②J61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9005 号

民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和平里北街 14 号 邮编 100013)

<http://www.e56.com.cn>

北京市艺辉印刷有限公司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2006 年 10 月第 1 版 200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 17.75 字数: 310 千字

印数: 0001—2000 册 定价: 28.00 元

该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退换

(哈文室电话: 64228006; 发行部电话: 64211734)

内容提要

《玛纳斯》史诗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众多史诗当中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史诗作品之一。仅在 20 世纪内从一些著名玛纳斯奇口中记录的史诗文本均在数十万行以上。它长期以来,都是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柯尔克孜族民间,在世代史诗歌手—玛纳斯奇的反复演唱过程中不断地发展和变异。这种发展和变异无疑都是在传统的限定之内,在特定的语境和听众—歌手的现场交流和互动当中发生的。口头史诗的演唱、创作、接受、传播、文本的产生都是在同一时间内完成,是同一事件和过程的不同侧面。本文正是通过对这样一部活形态口头史诗传统及其携带者—玛纳斯奇史诗演唱活动的细致调查,并对其中的代表性重点人物进行深入访谈和跟踪调查,从民俗学、口头诗学和民族志诗学的角度,对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化时代,依然保持着自己鲜活的口头性传播特征的《玛纳斯》的演唱传播规律进行了学理上的探讨和总结,以期对我国大型口头史诗作品的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讨论空间和借鉴的角度,同时回应世界口头诗学研究的浪潮。

本文由绪论、正文、结论和附录四个部分组成。正文部分共分五章:第一章主要论述玛纳斯奇身份、特点和他们的集体性特征、他们身上表现出的萨满特征,并在历史演变的轨迹上观察他们在社区中的地位和对民众生活的影响;第二章通过观察史诗歌手现场表演,探讨《玛纳斯》史诗表演空间、表演时间的限定、语境对于歌手和文本的影响、歌手表演的目的和功利性等,从民俗生活层面上探讨口头史诗演唱活动的民俗志背景和它对史诗演唱活动的影响;第三章主要考察与史诗表演相关的民间约束和禁忌,歌手每一次演唱的篇幅和内容的限定,讨论与史诗歌手的表演相关的服装和道具等问题,以及听众对玛纳斯奇的奖励方式等;第四章主要从史诗歌手的表演,即文本创编过程入手,观察他们如何通过学习、演唱,对传统加以继承和创新,并附带讨论史诗表演和文本中凸显的戏剧化特征;第五章通过对史诗文本的分析,讨论《玛纳斯》史诗结构、语言和韵律

中普遍存在的传统程式特征，总结史诗歌手在“表演中的创作”中对程式的把握、操作和运用规律。最后，对口头史诗表现特点，歌手的创编规律作出结论性评述。

本文的创新点主要表现在，尽量突破以往只关注史诗记录文本，并通过记录文本解读史诗的学术规则，将口头史诗植入到活形态表演语境当中，将史诗演唱视为民俗活动的一部分，从歌手与听众在表演现场的互动关系当中，从他们共同参与文本创作的视角来审视和观察口头史诗演唱这一综合性艺术。也就是说，把口头史诗置入到它生存发展的原始土壤中，在歌手“表演中的创作”中，多侧面、立体式地审视口头史诗文本的生成过程，以此展示出口头史诗文本创作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这样一个研究方法和策略，对史诗《玛纳斯》研究来说，应该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和创新性。

Abstract

This dissertation is mainly divided into four parts: preface, main body, conclusion and appendix.

In the preface, the author introduce the aim of the study, the origin of the information, the theories and principals approaches, and explain of technical terms.

The main body of the dissertation includes five chapters. Chapter one is about the collective feature of Manasqis, their shaman characters, social position and their roul and influence upon the life and ideology of the common people. In chapter two, by observing the performance of Manasqi in the site, the author studies the space and time limit for performing and the context that influence the performance, and also the aims and the material gain of the singer after performance. In chapter three, the author discussed the popular restrain and taboo to the epic performance, the content restriction in each performance, the articles of clothing and props of singer etc. Chapter four, the author surveys the process of singer' s growing, studying and skills of performing and composing the epic, discusses how Manasqi carry forward and renew the traditiong in the way of "composing in performance", and points out the dramatic festure of epic Manas displayed during the performance. In chapter five, with the analysies of the text, the author discussed epic Manas' s formulaic festure shown in its structure, verse, as well as its formulaic diction, points out the operating, adjusting and using the formulas by epic singer when performing. At last, the author sums up the peculiarity of the text of oral epic and the composing ragularity of the Kirghiz epic singer.

The appendix part includes the materials such as the name list and the biographical notes of the Manasqi known in China up till now, a visiting talk with famous Manasqi Jusup Mamay, etc.

目 录

绪 论	(1)
一、选题的意义、目的和方法	(6)
二、国内外相关研究概述	(12)
三、资料来源、范围及使用的原则	(20)
四、本文使用的主要概念和术语简释	(21)
五、文本的使用和柯尔克孜文拉丁转写规则	(28)
第一章 玛纳斯奇的身份和集体性特征	(30)
第一节 玛纳斯奇的身份	(30)
第二节 玛纳斯奇的集体性特征	(36)
第三节 萨满兼歌手的身份	(46)
第四节 玛纳斯奇的地位及民众的认同	(61)
第二章 与《玛纳斯》史诗表演相关的因素	(65)
第一节 《玛纳斯》史诗表演的空间限定	(65)
第二节 《玛纳斯》史诗表演的时间限定	(70)
第三节 语境对歌手及史诗文本的影响	(75)
第四节 表演的目的和歌手的功利性	(82)
第三章 史诗表演的民俗约束和禁忌	(91)
第一节 演唱规模和内容的规定	(91)
第二节 史诗演唱时的服装和道具问题	(96)

第三节	对歌手演唱的限制和禁忌	(100)
第四节	听众对玛纳斯奇奖励和对史诗演唱活动的影响	(107)
第四章	学习与演唱	(112)
第一节	玛纳斯奇的学习	(112)
第二节	玛纳斯奇的表演和史诗的戏剧化特征	(117)
第三节	传统的继承与创新	(139)
第五章	表演与创作	(153)
第一节	《玛纳斯》史诗的程式系统和形态	(153)
第二节	《玛纳斯》史诗的语言程式	(159)
第三节	《玛纳斯》史诗的程式句法	(186)
结 论		(195)
附 录		(203)
附录一：	20 世纪以来我国玛纳斯奇一览表 (120 人)	(203)
附录二：	居素普·玛玛依的史诗观	(217)
附录三：	《北方诸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典范》第五卷前言	(241)
附录四：	参考文献	(263)
后 记		(274)

Contents

Introduction	(1)
(1) Methodology and aims in vision	(6)
(2)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work	(12)
(3) Material sources and the principle of using	(20)
(4) Some Terminologies	(21)
Chapter one: The identity of Manasqi	(30)
(1) The identity of Manasqi	(30)
(2) The collective feature of Manasqi	(36)
(3) Epic performer and shaman	(46)
(4) The status of Manasqi among the people	(61)
Chapter two: Some elements of performance	(65)
(1) Performing space	(65)
(2) Performing time	(70)
(3) Context and performance	(75)
(4) Audience and performance	(82)
Chapter three: Performance ang taboo	(91)
(1) Thematics and contents	(91)
(2) Clothing and props	(96)
(3) Taboo and limitations to the performer	(100)

(4) Encourage performance by giving awards	(107)
Chapter four: Study and performance	(112)
(1) Study	(112)
(2) Dramatic feature of the performance	(117)
(3) Inherit and recreat of the tradition	(139)
Chapter five: Performance and creation	(153)
(1) Formulaic system and its type	(153)
(2) Formula in the text	(159)
(3) Formulaic diction	(186)
Conclusion	(195)
Appendix	(203)
(1) The list of the Manasqi in 20th. Cenrury	(203)
(2) Jusup Mamay's epic view point	(217)
(3) Preface of "Samples of Folk Literature of Northern Turkic Tribes" (volume 5)	By V. V. Radlov (241)
(4) Reference	(263)
Postscript	(274)

绪 论

柯尔克孜族是我国 56 个兄弟民族中历史十分悠久的民族。“柯尔克孜”(Kirghiz)是本民族的自称。有关柯尔克孜族的记载最早见于《史记》、《汉书》。据记载,两汉至曹魏时期,柯尔克孜族在汉文史籍中分别被称为“鬲昆”、“坚昆”、“隔昆”。据《魏书》、《周书》、《隋书》、《新唐书》等记载,两晋南北朝至隋,柯尔克孜被称为“护骨氏”、“契骨”、“纥骨”,在唐代称柯尔克孜为“坚昆”、“黠戛斯”。据《辽史》记载,辽宋时期称柯尔克孜为“辖戛斯”、“辖戛司”、“纥里迄斯”。元明称为“吉利吉思”、“乞尔吉思”。这些都是“柯尔克孜”一名在不同历史时期汉语的音转、音译或异译。清代称柯尔克孜族为“布鲁特”,据说这是准噶尔蒙古族对柯尔克孜人的称呼,意思为“高山居民”并一直被清代满汉等民族沿用。以上事实说明,今天的柯尔克孜族由历史上的哪一个古代氏族、部落发展演变而来,其脉络是十分清楚的。也就是说,从公元前 206 年汉高祖刘邦建立西汉计算,柯尔克孜族出现在我国历史上的明确记载已经有 2200 多年的历史了。

目前居住在我国柯尔克孜族总共有 17 万多人(2001 年),其中约有 14 万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境内。除此之外,在新疆南部的乌什县、温宿县、拜城县、皮山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莎车县、英吉沙县以及北疆的昭苏县、特克斯县、额敏县以及乌鲁木齐、伊宁、喀什、阿克苏、伊宁、塔城等城市中也居住着柯尔克孜人。在黑龙江省富裕县五家子屯也居住着一部分柯尔克孜族人。除了我国以外,在中亚的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阿富汗、土耳其等国大约有 400 万柯尔克孜人,在我国的行文当中,将国外的柯尔克孜族习惯上称为“吉尔吉斯”。无论在汉文中用“柯尔克孜”表达也好,还是用“吉尔吉斯”也好,实际上都是本民族自称“Kirghiz”的译音。

柯尔克孜族的先民最早居住在今西伯利亚南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并从 5、6

世纪开始逐渐向天山和中亚地区迁移。根据史书记载,从两汉到元末清初,柯尔克孜族居住地的中心均在叶尼塞河流域并曾于9世纪中叶在那里建立过自己的汗国。从10世纪下半叶起,柯尔克孜人逐渐分成东西两支。其中东支仍然在叶尼塞河流域,西支则迁徙到阿尔泰山、天山一带。到了18世纪,柯尔克孜基本完成了从叶尼塞河到天山及中亚地区的大迁徙。

柯尔克孜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东匈语支克普恰克语组,属于粘着语类型,分为北部方言和南部两大方言体系。柯尔克孜语有34个音位,其中辅音音位20个,元音音位14个(短元音8个,长元音6个)。与其他突厥语比较,长元音(或双元音)的存在是柯尔克孜语的一个显著特征。柯尔克孜族的先民曾使用过一种岩画文,把生活中个别重大事件以及猎手们的狩猎情景刻在岩石上。从柯尔克孜族早期生活过的叶尼塞河流域、阿尔泰山脉、塔拉斯河流域都有所发现。在9世纪左右,柯尔克孜族先民在叶尼塞河流域后来迁徙到塔拉斯河流域之后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使用过古突厥文,(即鄂尔浑—叶尼塞文 Orkhon—Yenesai)^①。这种文字由于普及面较窄,在征战与不断的迁徙过程中失传。柯尔克孜族从中世纪开始,整体迁徙到中亚地区,并在伊斯兰教教义的推动下,柯尔克孜族还曾一度开始使用当时在中亚广为流传的察合台文(Qagatay)^②。但是,无论古柯尔克孜文也好,察合台文也好,其使用范围仅限于上层贵族阶层,远远没有普及到普通百姓之中。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中亚及我国的柯尔克孜族分别开始使用在斯拉夫文基础上改制而成的吉尔吉斯文和在察合台文基础上改制而成的柯尔克

① 柯尔克孜人从5至10世纪都使用该文字。根据发现地点又被称为“鄂尔浑—叶尼塞文”或“塔拉斯文”。该文字为字母文字,元音、辅音字母齐全,共有40个字母。黠戛斯(柯尔克孜)和突厥汗国、回纥汗国、高昌回鹘、骨利幹(在西伯利亚)等都使用过这种文字。因其与古代北欧日尔曼民族使用的鲁尼文外形相似,又被学界称为突厥鲁尼文。又因其重要文献(石碑)发现于南西伯利亚鄂尔浑河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而被称为鄂尔浑—叶尼塞文。有时还被称为卢尼文、儒尼文、古突厥文等。现存重要文献有《噶欲谷碑》、《阙特勤碑》、《毗伽可汗碑》等数十座石碑。

② 察合台文是由阿拉伯文字母为基础的哈喀尼亚文(喀拉汗文)演变而成的。有32个字母,字母分单写、词首、词中、词尾四种形式,既在单个使用和组词中位置不同,有不同写法。察合台文因察合台汗国(1225—1678)所使用而得名。最先在蒙古成吉思汗后裔察合台汗及其后代统治的中亚地区形成,后延续到20世纪初。中亚铁木尔时代是其鼎盛时期。除了柯尔克孜外,中亚很多民族,包括我国的维吾尔族都曾通用这种文字。这种文字既保持了古代突厥文的传统,又吸收了许多阿拉伯—波斯语源的词汇,曾在中亚、西亚乃至印度等地使用突厥语族语言的民族中广为流传。现代柯尔克孜文、维吾尔文、哈萨克文是其在某种程度上的延续。

孜文。在这之前的漫长历史进程中，柯尔克孜族的民间文化基本上都是口头形式流传和发展的。柯尔克孜族的口头文化传统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点。《玛纳斯》史诗是这个口头传统造就的一座丰碑，而演唱这部史诗的歌手玛纳斯奇（Manasqi）是这个口头传统创造保存者中的杰出代表。他们对柯尔克孜族精神文化、思想智慧的成长做出了不可替代的巨大贡献。他们通过自己的演唱，不仅创造了《玛纳斯》这一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性口头史诗，把柯尔克孜族民间传统文化知识无一例外地纳入其中，而且还创造了数以十计，题材各异的众多民间口头史诗作品，保存和传播了柯尔克孜族传统文化的精华。

柯尔克孜族先民曾以狩猎、捕鱼为生，后来逐渐发展了畜牧业和农业。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柯尔克孜族文化艺术也像她的历史一样源远流长，在漫长的历史发展长河中创造了光辉的文化。根据考古和史料记载，柯尔克孜族的祖先很早就利用石头进行生产活动，并在石头上刻出精美的图画，其中有马、绵羊、山羊、骆驼、鹿等动物的形象。在逐水草而游牧的时代，柯尔克孜族的足迹踏遍南西伯利亚、漠北及中亚的广大地区。在叶尼塞河时期，柯尔克孜族的先民与其他一些临近古代民族共同创造了包括“阿凡纳湊沃文化”、“安德烈纳沃文化”和“卡拉苏文化”的“米奴辛斯克文化”。这是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属于铜石并用到青铜的文化。“阿凡纳湊沃文化”是西伯利亚铜石并用文化之一，分布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从出土的文物中，有精巧的铜器和青铜器，工具大多为石器和骨器，属于公元前3千年至公元前2千年以前的物品。“安德烈纳沃文化”是指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今俄国境内的克利诺亚斯克州的安德烈纳沃出土的文化。它是公元前2千年青铜时代的产物。出土的器具都很精致，不仅底部十分光滑而且外部也刻有精美的纹饰，还有大量的青铜马具、小刀、剑等。“卡拉苏文化”是前两个文化的延续，出土的工具和武器等已有明显的改善，石器已不再被使用。这里出土的大量器具和武器与我国夏、商时期所制造的极为相似，说明柯尔克孜族先民很早就与中原有了文化上的联系。

柯尔克孜族是突厥语民族中最早使用较为完整的日月季年及十二生肖历法的民族之一。大约在唐以前，柯尔克孜人就使用这一历法。当时柯尔克孜族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三个月为一季，并用十二种动物的名称纪年。这十二种动物在纪年时的排列顺序是：鼠、牛、虎、兔、鱼、蛇、马、羊、狐狸、鸡、狗、猪等。

在以十二生肖纪年基础上，古柯尔克孜族又将一年分为十二个月并根据日、月、星辰的运转情况纪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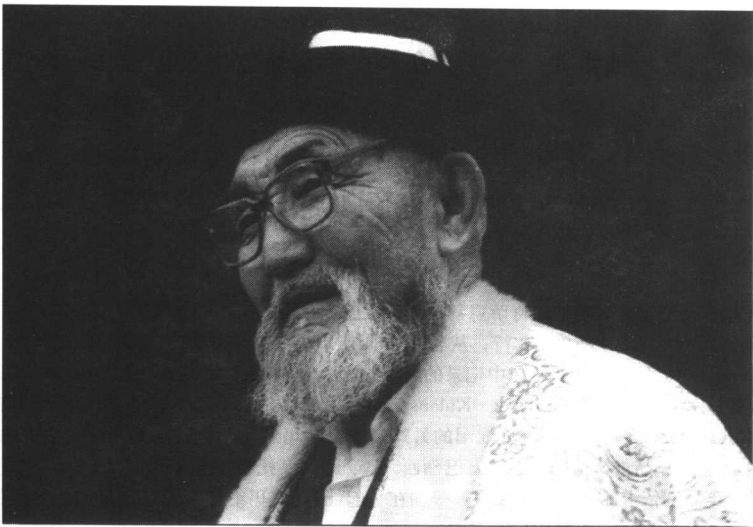
柯尔克孜族的口头文学异常发达，不仅文类丰富，而且数量很多。除了名扬世界的著名史诗《玛纳斯》之外，仅以叙述古代英雄业绩为题材，篇幅在数千行到万行左右的长篇口头史诗、叙事诗类作品，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就超过 40 部。其中被世人所了解的主要作品有《艾尔托什吐克》、《阔交加什》、《库尔满别克》、《加尼西与巴依西》、《巴格西》、《托勒托依》、《女英雄萨依卡勒》、《江额勒木尔扎》都是充满原始神话色彩的史诗。这是柯尔克孜族人民对人类文化所做出的一个巨大贡献。这些史诗作品的价值一定会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在人类文化史上放射出独特的光芒。

柯尔克孜族是一个有着极高音乐天赋和口头艺术创造能力的民族。柯尔克孜族的民间音乐相当发达，有丰厚的音乐遗产。主要分为器乐曲和声乐曲两类。器乐曲是用考姆孜琴等民间乐器弹奏或吹奏的乐曲，而声乐曲则是为史诗、民间长诗、民歌等民间口头表演艺术的相配的音乐表现形式。历史上，柯尔克孜音乐没有文字和乐谱记录，主要是靠民间的“阿肯（Akin 弹唱艺人）”、“额尔奇”（Irqi 民歌手）、“考姆孜奇（Komuzqu 考姆孜琴手）”、“交毛克奇或玛纳斯奇（Manasqi 演唱《玛纳斯》史诗的歌手）”等艺人及广大群众的口头创作，并通过多种演唱形式，口耳传授，代代相继，不断发展的。因此，柯尔克孜族的民间音乐与韵文体的民间口头传统艺术是一对双胞胎，相辅相成，共同发展。

柯尔克孜族民歌主要是由牧歌发展起来的，其明显的标志和特点是民歌中普遍带有呼唤的声调，这种声调是牧人呼唤辽阔的草原上一切生物时的独特音调，这种音调可以把人引向辽阔的草原，雄伟的雪山，涓涓溪流的山谷以及牛羊遍地的牧场。民歌在柯尔克孜语中称为“额尔 Ir”。它产生于民间，大部分是由阿肯、额尔奇、交毛克奇（玛纳斯奇）等口耳传唱，代代相继，并在他们的演唱过程中不断得到加工和完善，得到百姓的喜爱而在民间广为流传。柯尔克孜族民歌大多都有特定的音韵、旋律、声调和歌词。还有一类民歌是民间艺人及一些有才华的歌手们在即兴创作中完成的。即兴歌手在柯尔克孜族中称为“托克莫额尔奇 To - kmo Irqi”。这类民歌是在一定的旋律当中即兴填加歌词来创作的，歌手可以根据自己的才能即景生情，自由发挥。柯尔克孜族民歌歌词除了有音韵特点之外，歌

词大多四行为一段，每行通常由 7、8 个音节组成，每行歌词一般以 1、2、4 行押尾韵。除此之外，还有 1、2 行押一个韵，3、4 行押一个韵的双韵形式和 1、3 行押一个韵，2、4 行押一个韵的交叉韵这样的形式。在一些较为古老的民歌中，还保存有句首韵等古老的韵律形式。

由于本文的研究主要是《玛纳斯》史诗歌手方面，因此我们只能把眼光集中在《玛纳斯》史诗歌手方面，其他文类的歌手将等待以后再进行研究了。



《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

我国是发现玛纳斯奇人数最多，保存《玛纳斯》史诗最全的国家，从 20 世纪 60 年代至今已发现玛纳斯奇 120 多位，至今健在的我国 86 岁高龄的《玛纳斯》演唱大师居素普·玛玛依（Jüsup Mamay）所演唱的文本在结构上最完整^①。随着柯尔克孜族社会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尽管长期以来使《玛纳斯》史诗以口头形式赖以生存、传播和发展的传统社会文化空间不断面临改造，原有的文化生态面临消失的命运，但古老的口头史诗演唱传统在我国一些偏远山区依然延续着

^① 从我国著名的当代玛纳斯奇居素普·玛玛依口中记录的《玛纳斯》史诗唱本共 8 部，这 8 部史诗的篇目分别为《玛纳斯（Manas）》、《塞麦台（Semetey）》、《塞依铁克（Seytek）》、《凯耐尼木（Kenenim）》、《塞依特（Seyit）》、《阿斯勒巴恰—别克巴恰（Asilbaqa—Bekbaqa）》、《索木碧莱克（Sombilek）》、《奇格台（Qigtey）》等。

自己的生命,保存着自己原始的活形态传播特征。这正好对我国史诗研究者提供了一个在其特定的生存语境中观察和研究《玛纳斯》史诗这样一个具有活化石意义的“活形态”史诗产生、发展规律的绝好契机,而这也正是我国史诗学科的学术生长点肥沃土壤和无法比拟的优势所在。

一、选题的意义、目的和方法

《玛纳斯》是目前世界上已知的众多史诗作品当中规模最大、篇幅最长的史诗之一。20世纪内从一些著名“玛纳斯奇”口中记录的史诗文本均在数十万行以上^①。19世纪后半叶,随着俄国学者巧坎·瓦里汗诺夫(Valikhanov, Qokan)^②和维·维·拉德洛夫(V. V. Radloff)^③在柯尔克孜(吉尔吉斯)^④地区进行民族

① 从吉尔吉斯斯坦著名玛纳斯奇萨恩拜·奥诺孜巴克(Saginbay Orozbek)(1867—1930)口中记录下的《玛纳斯》(第一部)共180378行;从吉尔吉斯斯坦另一位著名玛纳斯奇萨雅克拜·卡拉拉耶夫(Sayakbay Karalaev)(1894—1971)口中记录的《玛纳斯》、《塞麦台》、《塞依铁克》、《凯南(Kenen)》、《阿勒木萨热克—库兰萨热克(Alimsarik—Kulansarik)》五部共500553行;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玛纳斯》史诗唱本共计232665行,如果把他演唱的另外一些以《玛纳斯》史诗中的一些主要人物的业绩为内容的,作为单独史诗作品进行演唱的史诗《巴额西(Bagix)》、《托勒托依(Tolttoy)》、《艾尔托西吐克(Er Töxtük)》、《女英雄萨依卡丽(Kiz Saykal)》等加在一起计算,《玛纳斯》史诗集群的总容量将达到30万多行。

② 乔坎·瓦里汗诺夫(1835—1865):哈萨克裔俄国军官、民族志学家。他曾于1856年,1857年间数次对吉尔吉斯斯坦的伊塞克湖周边地区和我国的伊犁、特克斯地区进行科学考察,记录下了《玛纳斯》史诗的重要章节之一“阔阔托依的祭奠(Kökötöydün axi)”,共计3319行。这是《玛纳斯》史诗目前已知的世界上第一个记录文本。这一内容后来收入他1861年出版的《准葛尔游记》一书中得以刊布,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影响。1977年,英国剑桥大学教授阿·哈托(A. T. Hatto)将词文本译成英文发表并进行了研究。

③ 维·维·拉德洛夫(1837—1918):德裔俄国民族志学家。他曾于1862年和1869年在中亚吉尔吉斯地区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田野调查,记录了《玛纳斯》史诗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文本以及这部史诗第二部和第三部的部分章节共计12454行,并于1885年在圣彼得堡把这个文本编入自己的系列丛书《北方诸突厥语民族民间文学典范》第五卷(《论卡拉—柯尔克孜(吉尔吉斯)的方言》(Der Dialect Der Kara—Kirgis-en))中刊布。他在作为这个卷本前言的有关柯尔克孜族玛纳斯奇演唱史诗的田野调查报告对于玛纳斯奇表演史诗现场的描述、评介、对于玛纳斯奇用现成的“公用段落”创编史诗的讨论以及对柯尔克孜族史诗歌手与荷马的比较研究启发了西方经典的“荷马问题”专家,并对后来影响世界民俗学界的“口头程式理论”(即帕里—洛德理论)的产生起到了很大的启迪作用。此书的导言请看附录。

④ 为了表述方便,在以后的文稿中,在表达民族名称时,无论是生活在哪一个国家的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均用“柯尔克孜”这一音译名称表达,省去“吉尔吉斯”这个译名。只有表达国家名称或特定文字时才用“吉尔吉斯斯坦”和“吉尔吉斯文”等名称。

志学田野调查成果的刊布,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口耳相传的方式在柯尔克孜人民中间产生、发展、流传的《玛纳斯》史诗开始逐步为世人所了解。从20世纪60年代初,我国也开始了对《玛纳斯》进行大规模的调查记录工作,并记录和刊布了许多文本资料^①,其中最重要的成果是1984年—1995年十一年中用柯尔克孜文出版的居素普·玛玛依演唱的《玛纳斯》史诗完整八部18卷23万多行的文本。该文本于2004年还以16开本的形式再版,同时还出版了吉尔吉斯文版。除次之外,还记录了艾什玛特·玛木别特居素普(Exmat Mambetjüsüp. 1880—1963)^②、铁木尔·图尔杜玛木别特(Temir Turdumambet 1907—1964)^③、奥斯满·纳玛孜(Osmon Namaz 1896—1967)^④等一百多位玛纳斯奇演唱的资料^⑤,在史诗的翻译、研究方面亦取得可喜成就,积累了不少经验。

到目前为止发现的数十部柯尔克孜族史诗^⑥几乎都是以口头形式产生和流传的。《玛纳斯》史诗的文本在以书面形式固定之前,都是在史诗歌手的反复演唱

① 见郎樱:《〈玛纳斯〉论》第一章,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年;陶阳:《英雄史诗〈玛纳斯〉工作回忆录》;刘发俊:《史诗〈玛纳斯〉搜集、翻译工作30年》;载《〈玛纳斯〉研究》(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4年;阿地里·居玛吐尔地:《史诗〈玛纳斯〉工作情况概述》、《〈玛纳斯〉国内外研究综述》,载《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20年》,新疆民间文艺家协会编,2000年。

② 艾什玛特·玛木别特居素普:1880年生于我国乌恰县黑子苇乡,是20世纪我国大师级玛纳斯奇之一。少年时代他在父亲的指导下学唱《玛纳斯》史诗,16岁时跨越边界到吉尔吉斯斯坦境内师从著名玛纳斯奇特尼别克等学习演唱,并在民间经过不断演练最终成为名扬两国柯尔克孜的大玛纳斯奇。1961年,他所演唱的《玛纳斯》、《赛麦台》两部共17000余行的内容被史诗调查组玉山阿勒·阿勒木库勒(Ysenaly Alimkul)和萨坎·乌买尔(Saken Omur)记录下来。1963年离开人世。据郎樱等有关专家学者的研究,他能够演唱《玛纳斯》史诗三部以上的内容之外,他还能演唱《艾尔托西吐克》、《库尔满别克(Kurmanbek)》、《阔交加什(Kojojax)》、《加尼西和巴依西(Janix-Bayix)》、《布达依克(Budayik)》等柯尔克孜族其它民间史诗。他所演唱的《玛纳斯》史诗第2、3部的柯尔克孜文版,以《赛麦台》之名于2003年由新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文出版社(阿图什)出版,共计12152行。这是他的唱本中,目前发现的保存下来的全部内容。

③ 铁木尔·图尔杜玛木别特:1907年出生于乌恰县黑子苇乡,20世纪60年代末去世。1961年,他所演唱的《玛纳斯》史诗第一部传统诗章“阿勒曼别特的故事”、第二部传统诗章“赛麦台和阿依曲莱克”被记录下来并被分别翻译成维吾尔文和汉文,在《塔里木》和《天山》两个刊物上发表。这是我国第一次公开刊布的《玛纳斯》史诗片段。但是,柯尔克孜文原始记录稿却遗憾地丢失。

④ 奥斯满·纳玛孜:1896年出生于我国新疆阿图什县(现改制为市)哈拉峻乡夏尔庞村,1967年去世,享年71岁。1961年,由《玛纳斯》史诗调查组记录下他所演唱的史诗第二部《赛麦台》共6545行的内容。

⑤ 详见附录①。

⑥ 如果不计各种异文和变体,具统计,除了《玛纳斯》之外,到目前为止国内外搜集的柯尔克孜族史诗总共40部。